

导演、制片人沈东： 电影要表现出时代精神

■文/本报记者 林琳

2003年,沈东与王珈联合执导了关于抗击非典疫情的影片《惊心动魄》;汶川大地震后,沈东与王珈又联合执导了《惊天动地》。在沈东看来,如果要用电影表现这次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,重要的是把这个时代的精神表现出来,而不只是仅仅局限于表现好人好事。

挖掘故事背后的内涵和精神

面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,沈东表示,电影人有责任用影像把它记录下来。“此次抗击疫情中涌现了非常多的平凡英雄和感人故事,同时,这也使得创作这样的题材难度很大,电影人需要沉淀、需要找到事件中内在的精神。”

沈东告诉记者,相比十年前、二十年前,现在的通讯非常发达,社交

网络、自媒体等各种渠道对于事件的报道带来了大量的一手信息,视频直播更是非常及时和全面。

在这种情况下,如果影视作品仅仅是复原或再现当时的情景,不能体现出真实感,甚至会有些拙劣。“如果比真实,电影比不过现实的真实。这次疫情中,通过各类媒体,有太多真实的事件已经呈现在所有人面前,电影是无法简单模仿和再现的。”

在沈东看来,电影创作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,挖掘故事背后的内涵和精神。“这次疫情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灾难,更是全人类的灾难,想要拍摄好这样的题材,需要创作者慢慢深挖。”

对于如何深挖,经验丰富的沈东也分享了自己的经验。创作者首先要明确自己通过影片想表达什么,自己的诉

求是什么。“如果是仅仅重新讲述人们所熟悉的英雄模范人物,在过去影像资料不详实的年代可以,但现在直观记忆如此清晰,尤其是再现真实的英雄人物,观众必然会把人物和原型对照,难免让电影流于复制和模仿。电影人需要找到一个独特的切入点,重要的是把这个时代的精神表现出来,而不只是局限于表现好人好事。”

后疫情时代,大银幕和小屏幕的界限会更模糊

沈东认为,由于电影是一个群体创作、群体观赏的艺术,所以疫情对于电影行业冲击很大。“除了储备优秀作品外,电影人也不得不考虑新的播放模式对电影行业产生的影响。”他表示,疫情期间让网络平台更加活

跃。网络上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网络电影、网剧。“未来,电影的发行渠道会越来越多样,尤其是通过网络发行今后会成为一种趋势。”沈东表示,虽然这样会给传统的影院带来不小冲击,但电影院,以及产业各环节的公司都应该去适应这种趋势。也正因此,现在很多电影公司都对线上播放持一个开放但谨慎的态度。

作为一名电影创作者,沈东表示自己也正在面临发行方式的选择。“线上线下发行的电影制作标准差距还很大,因此现阶段要制作者提前做好自己作品的发行渠道。”

“不过,对电影来说,最重要的还是内容。”沈东表示,无论是大银幕还是小屏幕,始终是“内容为王”。未来,大银幕和小屏幕会进一步融合、互补,两者的界限也会逐步模糊。

编剧情晓玲： 编剧的世界观 决定作品高度

■文/本报记者 林琳

编剧情晓玲曾多次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。她担任编剧的电影《喊过岭的故事》、《清水的故事》、《海的故事》被称为“现代乡村三部曲”。干了大半辈子编剧工作的程晓玲对这一职业仍充满了敬畏。“编剧的世界观决定了作品高度。如果编剧的价值观稍有偏颇,很可能给观众带来很坏的影响。”

也正因有此想法,正在创作新剧本的程晓玲时常感到如履薄冰。而借着疫情期间居家这段时间,她又把新剧本改了多次。

“一名好的编剧与其技巧优劣无关,重要的是他对生命价值、生存状态的认知。编剧的世界观决定了作品高度。主旋律作品如何才能写好?好编剧可以让作品本身和观众发生共鸣。这是创作者最应该思考的问题。”

在程晓玲看来,作为编剧,要深入了解生活、事件和人物,不能主观臆想。“不是真实发生的,不是人们真实需要的,都没必要去表现。”

此外,她还呼吁要完善年轻编剧的基本生活保障,这样才会有更多的编剧有精力去关注生活、关注时代,以及关注英雄、关注生命,同时进一步提高中国电影的质量和水平。

导演张弛： 电影本质上是讲个好故事

■文/本报记者 林琳

在导演张弛看来,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的时间比预想的长,给中国电影产业带来了不少困难,但中国电影整体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。

“春节之后,我还认为疫情充其量只是一两个月的事情,但现在看来时间确实比较长,尤其是影院的暂停营业,让电影暂时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舞台,但中国电影整体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。”提及电影业按下了“暂停键”,导演张弛既忧心忡忡,又充满信心。

张弛表示,作为一名电影人,要让自己努力适应当前的环境。“电影

的内容永远是最重要的,这段时间恰好给导演、编剧一个思考的空间,进一步打磨自己的作品。”他告诉记者,这段时间可以让创作者更加沉浸到自己的作品中,也更加脚踏实地。电影行业这些年还是有些浮躁,通过疫情“降温”和“降速”回归到实实在在的创作上也是好事。

展望未来一段时间的电影市场,张弛认为一些大投资、需要超高票房的项目在未来一两年可能有所减少,但一些中小成本影片可能会大量出现。“中小成本影片中会有更多现实题材的影片,我们也一直在

呼吁多创作现实题材影片。任何事都有两面性。我们当然希望尽快恢复常态,但现阶段电影人也不能就此停滞,利用现有的资源创作一些优秀作品。”他表示,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,电影人同样有机会创作优秀作品。

谈及创作,张弛认为电影本质上要讲一个好故事。“这是电影一个重要的职能,观众能够坐下来看一部电影,也是因为首先有一个好故事。”

张弛说,即使涉及再大的主题,也要聚焦人物、动人的故事。“创作

者可能会面临全面脱贫奔小康这样一个大主题。但即使再大的主题,也要找到典型人物,讲一个能够感人的故事,这正是对电影人的考验。”

他表示,在大的时代背景下,讲好小人物的故事,关键是真实可信,让观众觉得这个人物真实存在。电影很重要的一点是具有传播价值,如果一部电影没有人看,再小的投资成本也是浪费。

对于如何做到真实,张弛表示,电影要在大的真实下,艺术地展现一些小细节,但这种细节的创作要符合生活的逻辑和经验的常识。

导演霍猛： 青年电影人 没有捷径可以走

■文/本报记者 林琳

作为青年导演,霍猛认为,成长过程中不奢望走捷径是一个重要的态度。学习、积累的过程中出现焦虑和困境时,只能说服自己坚持下去,并努力让自己不丢掉信心。

疫情期间静心写剧本

在霍猛看来,伴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高速发展,同时确实也有“赶活儿”、“追热点”的现象。“疫情这段期间,可以让编剧、导演更从自己内心出发进行创作。疫情之后,希望能涌现更多优秀的、发自创作者内心的好作品出现。”他同时也表示,这种创作思路不应该是因为有疫情才出现,这应该是电影人一贯的创作态度。

谈到自己,霍猛正在筹备一部关于成长的电影。“疫情之前已经写完一稿,这段时间正好可以静下心来重新构建、修改这个剧本。”霍猛说这个剧本原本只是一个相对简单、带有一些悬疑感的故事,但现在他想把剧本改成一个聚焦时代变化、关注人物命运的故事。

拍电影没有捷径

作为一名青年电影人,在学习和成长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困境和焦虑,但霍猛认为“年轻电影人在成长过程中不奢望走捷径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”。在他看来,无论是要创作剧本,还是拍摄电影,关键在于对生活多观察和多思考。“我们处于一个资讯发达的时代,创作者如何既接收到大量资讯,又能够有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至关重要。”霍猛说这是世界观、价值观的养成过程,并非一朝一夕可成,在这个过程中唯一的方法就是坚持,并让自己的心态更加积极乐观。

谈及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,霍猛认为,拍任何影片都会有一个时代背景,而在现实题材影片中,时代背景更是嵌入电影表达系统中的。“人物和时代的关系是这类电影的重要表达。此类电影需要创作者有丰富的人生阅历。对于时代的印象和理解,如何还原时代,如何把时代背景和人物契合、交织起来,这都是创作者需要考虑的。”

电影市场繁荣能带来良性循环

在霍猛看来,近些年中国市场的繁荣发展开启了一个正向循环,由于中国电影市场的规模和影响力越来越大,出现了更多的电影节和电影公司,从而会吸引更多的资本进入到电影行业,行业需要的人才同时也多了起来,因此无论是年轻的电影人,还是文艺片、纪录片等小众类型的影片都得到了更多展示机会。

他同时表示,未来市场恢复之后,要进一步规范电影市场,严厉打击盗录盗播和偷漏瞒报票房等行为,规范互联网售票平台业务,促进形成公平合理的市场秩序。希望各级电影主管部门围绕健全现代电影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,加强制度建设和政策保障,加大执法力度,确保中国电影市场走在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,唯有如此才能形成良好的产业生态,培养更多产业各类市场主体和人才,尽快实现电影强国梦想。

导演陆庆屹： 把值得书写的故事拍成电影是我的使命

■文/本报记者 林琳

“我始终觉得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值得书写的故事,把这些人 and 故事改编成电影是我的使命。”《四个春天》的导演陆庆屹虽不善表达,但在短暂的交流中,记者却感受到了他对于电影、生活的那份朴实和真诚。

电影是实践行业,希望疫情尽快结束

疫情暴发以来,陆庆屹每天花最多的就是读书和筹备剧本。“疫情期间确实少了很多应酬,可以让自己静下心来筹备剧本。”不过,陆庆屹坦言这种“自学充电”的效果其实有限。“电影是实践行业,最终还是需要

更多人在一起交流、实践。”

身为产业上游的创作者,会比院线、影院的压力小一些,但陆庆屹同样具有强烈的紧迫感。在他看来,“电影产业的哪个环节遇到困难,都会牵扯到每一个行业从业者。”

目前,陆庆屹在筹备下一部大银幕作品的同时,也同时准备尝试一些小体量、可以在其它渠道播放的作品。对他个人而言,这既是一种新的尝试,也是现有条件下的迫不得已。“电影人无论如何都要向前继续走。”不过,他也表示,在可见的未来,电影院和大银幕还是不可替代的。“在大银幕上,电影制作的水准、艺术表现形式、展现细节的丰富性,都是小屏幕无法替代的。”

熟悉才可能真实,真实才能具备力量

“什么是英雄?其实很难去定义。”在陆庆屹看来,面对生活时,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英雄。“我始终觉得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值得书写的故事,把这些人 and 故事改编成电影是我的使命。”

在陆庆屹上一部大银幕作品《四个春天》中,他以自己的视角,审视整个家庭二十来年的变迁,影片中体现的人或事既平凡,又动人。“我喜欢聚焦小人物,表现个体命运、家庭命运。”陆庆屹告诉记者,无论是否有这次疫情,他都会去关注关于时代和人生的故事。

在他看来,创作者要选择自己熟

悉的题材,从中挖掘真实的东西,因为只有真实才能使作品具有一种力量。陆庆屹认为,创作者要选择能够打动自己的人或事,同时还要考虑这份感动是否能够通过电影作品去打动更多的人。“创作其实是一个找人的过程,我认识的人、我爱的人,甚至是我讨厌的人,他们都有自己人生的故事,我要找到他们人生的驱动力。”

具体到陆庆屹这个人,他表示自己更喜欢温暖的,具有东方哲学、东方精神的故事。“比如那些隐忍、复杂,具有多面性的人生或者故事。我还对遗憾的故事很痴迷。人生在作出一种选择后,就很难得知当初如果选择另一个会是怎样,但电影可以去表现。”

编剧、导演田羽生： 天下电影,唯真不破

■文/本报记者 林琳

编剧出身的“80后”电影人田羽生认为“天下电影,唯真不破”。真实永远是最感人的,创作者在创作中应尽量贴近真实。

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临并影响深远,但田羽生所在的影视公司这段时间并没有停下脚步。“我们一直是‘两条腿走路’,在不断开发院线

大电影的同时,也在研发网络电影。”

田羽生告诉记者,疫情期间,他们一方面在打磨剧本、储备项目,同时也针对网络平台开发一些项目。在他看来,互联网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变化,如何以开放的态度拥抱互联网,也是电影人今后需要思考的问题。

提及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,田羽生表示,现在的年轻人出生在和平年代,这次疫情是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经历过的最大规模的灾难。这次疫情期间,他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团结,看到了无数平凡英雄挺身而出。“很多人在严峻的疫情下,还能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,这都是可歌可泣的。经历了

这次灾难,对每个人都是一次成长。”

谈及电影创作,他表示,中国电影要坚持走现实主义路线。“现实题材影片取材于生活,扎根人民、扎根生活,在生活中寻找观众喜闻乐见的人物和故事。这是中国电影的优良传统以及未来发展的重要创作方向。”